

弹花王的三弦手势

传人

符利群

弹花王据说原是弹三弦的，因为师父说书时突然中风，而那时他的指法刚学到双弹双挑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指法僵硬呆板，从此竟再也学不会弹三弦。为填饱肚子，后来只好改行学弹棉花。

弹花王本来想跟师父一样，一身青布长衫，一把三弦或琵琶，坐在说书桌前，一口茶水，一拍醒木，清清爽爽地说三皇五帝、七侠五义，恍然有种指点江山、批阅奏章的感觉；改行做了弹花匠后，看起来是跟干净的棉花打交道，可一天下来，身上头发鼻孔还有眼睫毛，到处是白茫茫的棉絮，看上去眼前的世界像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弹花王长叹一口气，想起说书时语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便觉世间荣华富贵、金玉满堂也不过白雪覆枯草、冰雪冻繁华，也心平气和地认命了。

弹花王背一张大木弓、一张磨盘、一个弹花槌和一条牵纱篾，跟着新拜的弹花师傅走街串巷，为一户户人家弹棉花。弹花时节一般在秋冬季，此时秋收万担粮，人们手上有粮心中不慌，不但不慌，还悠闲安逸得很，拿出好吃好喝款待上门的手艺人。弹花王吃得滋润油亮，用弹花槌用力敲击大木弓，嘭，嘭嘭嘭，嘭嘭嘭……棉花渐渐敲击成松软的棉絮，眼前世界渐渐变白……

弹花王恍惚以为自己回到弹三弦的旧辰光。那时师父带着年轻的师母和他四处说书，师父弹三弦，师母弹琵琶，他在旁倒茶水兼学师听课。师父说三国谈水浒，千古多少兴亡事，世间多少爱别离，皆在铮铮琮琤吴依软语里。在他们的指头，四两拨千斤，漫不经心地拨过来拨过去……他以为可以在这种天花乱坠

江南四合院

光阴

陈云

我的老家位于鄞州区邱隘镇厂堂门。这是一个酷似北京四合院结构的封闭型院子，10户人家把一块百平方米的长方形水磨汀团团围住，如大家庭般和睦和睦过日子。厂堂门位于小镇中央，南面一墙之隔是镇银行，北边比邻镇中路，往西不到10米有条小河穿镇而过。

四合院东北两侧是二层楼房，为木结构建筑，以住人为主；西南两侧是平房，砖石垒成，用作厨房或柴房。相邻人家只隔了层薄板壁，西边邱家妈妈哄孩子哼唱催眠曲，东边的我和小妹就会昏昏然很快睡去。站在院子朝南的大门中央，从东到西，全部人家一目了然。谁家来了亲戚，谁家有了难处，邻舍隔壁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帮在手里。

我的父亲早年出远门在外省施工队工作，结交了几个天南地北的工友好友。好几次他们突然光临寒舍，家里一时来不及准备菜肴招待客人，好在邻居们及时相帮，东家的爱脚姑婆捧来一碗花生米，院外的驼背阿叔拿来两条自钓的黄鳝，堂檐里的婷杏阿嫂送来一把青菜、几株雪里蕻咸鱼，隔壁陈家奶奶把一盆糟糟带鱼端了过来……不多会儿，一桌有荤有素的菜就齐了。

院子中央那一方水磨汀，冬天是晾晒衣服的宝地，夏天则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。傍晚时分，院子里年纪最大的二公公总会将地洒得湿漉漉的，既防尘又消热，随后各家各户陆续把小方桌、竹躺椅搬出来，一边纳凉，一边吃晚饭。孩子们走东窜西，这里叫一声“阿叔好”，尝一块美味；那里唤一声“奶奶好”，讨一份佳肴。大人们也耐不住寂寞，搁了碗筷，各自叙说一天的所见所闻，有一句没一句讲大道。常常是忘了时间，忘了蚊叮虫咬，直到满天星斗，蟋蟀合唱，蛙声合鸣，这才带着满足的倦意，各自回屋歇息。

爱脚姑婆和婷杏阿嫂是院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。谁家晾晒的衣服被风刮落弄脏，她们就捡起

怪力鬼神的虚拟世界里，像师父师母那样混沌乐陶陶地一辈子活下去——可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师父刚说完“三山聚义打青州，众虎同心归水泊”几个字，突然像手中拍下去的醒木那样，毫无预兆地直愣愣地一头栽倒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。

弹花王打了个激灵，发现自己弹过头了，把那一簇棉花弹得过松，几乎把棉花骨头弹断了。他放缓手势，不轻不重、不疾不徐地继续弹，像弹三弦，用大木弓弹出了《绿牡丹》，弹出了《济公传》，“背托丈许弓，手拨九尺弦。一啻三当当，动生舒心曲。炯眼望云海，雾起白花开。紧缩几团棉，雪落方丈田”……他手里的棉絮如花，柔似水，温暖若三春朝阳。弹棉的手势犹有弹三弦的优美节奏感，那是别的弹花匠无法企及的行云流水之美。

一般家常用的棉絮，只需外面包一层白色薄纱即可。若是婚嫁所用，则需红线线镶在棉絮里，勾勒出“囍”字，配上鸳鸯戏水、蝴蝶穿花、牡丹百合之类图案，此外有的还镶上年份。多年后，棉絮会泛旧，被面会裂帛，当初一丝一絮弹棉时的场景，依然会如放老电影一样一次次重播。

此时主人家端着点心过来，喜滋滋地说，“弹花王，歇歇吧，吃点心了。”弹花王嘴里“哎哎”应着，手头没有停，紧赶慢赶忙活好一阵子，直到主人家催三催四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弓与槌。好像他天生是干活的命，舍不得歇一歇。

弹花王吃了口点心往窗外一看，此时，这年的第一场雪开始轻轻缓缓地飘落，整个世界一点点变白。他瞬间有种错觉，以为屋里的棉絮飘到了屋外。但他很快知道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人们开始需要用棉花温暖每一寸肌肤。

洗净再晾；孩子们放学后玩耍调皮，她们就毫不犹豫担起看管照料责任。从我记事起到搬离老屋的20多年中，院子里从没见过谁家安装防盗门、双保险锁，却从没丢失过什么。

我家在院子东南角，后院有一块天井，护院墙是用乱石垒成的两米多高矮墙。矮墙边有条排水沟，这里曾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夏天，隔壁人家种的紫葡萄藤蔓攀上矮墙头，葳蕤葱郁，毛茸茸的嫩芽宛如调皮的孩子，在乱石垒成的矮墙上乱钻乱爬，玩着捉迷藏游戏。矮墙石缝里时不时冒出一蓬蓬异香扑鼻的野葱，我掐过几撮要母亲炒年糕吃，虽老了些，还有一股涩涩的草腥气，但奇香扑鼻，清鲜无比，叫人念念不忘。

墙脚的浅沟，排水功能早已退化，长年湿润肥沃的黑泥里，却有黄鳝隐居其中。每年的夏秋季，我用钢丝做成钓钩，挂上蚯蚓作诱饵，每次总能钓上不少拇指粗的黄鳝。在闷热的日子里，偶尔还会发现沟中的烂泥往上一拱一拱，一边还翻起白泡。听有经验的大哥哥说，这个浅沟可能直通河道，里面住着黄鳝精，因此它的子孙才繁衍不绝。

我从出生一直到1985年搬离老屋，在这个南方四合院住了整整21年。搬离后没多久，镇上的城建部门开始为每家每户设立门牌，将厂堂门这个四合院周围一带全部改名为“树墙弄”，为此引起院子内外不少老人的不满，长时间耿耿于怀。

小小四合院承载了我年少时的乡愁，也促成了院内大多数人家敬老、爱幼、互助、包容的家风，在一代又一代的生死病死中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。其实，年少时邱隘镇类似厂堂门这样的南方四合院式建筑比比皆是，如西望门、四二房、官房等，但现今早已面目全非。成年后，我曾多次梦回这个南方四合院，梦见和邻居们结伴玩耍，耳边还有慈眉善目的阿公阿婆们的絮叨。其实，现今我的居所距离厂堂门不过十余公里，按理说随时拔脚便可探看，但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，生怕见到的场景与少时的记忆有太多的不同。想见又不敢见，不见又很想念，这种矛盾的情愫不时在心底发酵。但我终究知道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乡貌终究会被改变，唯有乡愁永远留驻心头。

绿意满蜜岩

乡土

仇亦斌 文/摄

狮象护村口，道家风水玄。
春风拂章溪，绿意满蜜岩。
风母植田中，古杏矗崖边。
应氏多俊杰，忠孝传家远。

蜜岩村位于鄞州区章水镇以西2公里，村民主要姓应。村庄建设符合道家传统：章溪在东，为“左青龙”；锦鸡山在西，为“右白虎”；村前有又深又宽的蜜岩潭，乃“朱雀”；后有龙山和望海尖，是“玄武”。村口还有“狮子山”（即蜜岩山）和“白象山”把守。据说从蜜岩山顶往北望去，正方位穿过蜜岩村中轴线，对应着北斗星。建村的应家先人，很有智慧。

我是从村子的东北侧进村的。跨过一座桥，脚下是清澈的溪水，右边是巍峨的皎口水库的大坝。村里的建筑集中在四周，中间是田地，有点与众不同。地里种的是贝母，我去的时候正值开花时节，玉白色的贝母花低垂着头，像是羞羞的村姑，这里是浙贝的主产区。田地的中间矗立着很多高大的银杏树，有的就在老宅子的旁边。后来听村里老人说，这些银杏树比村里老建筑的年龄还要长，至少有几百年了。原来有100多棵，建设皎口水库时砍伐了一些，如今还有三四十棵，都是古树名木。

老建筑集中在村子的西北侧。我沿着村道往南走，看到很多老人坐在长石条上晒太阳、聊家常。这条路的路面是水泥的，但两侧的房子多是老的，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还保留着古村原有的风貌。我探访了很多老建筑，有一座门楼上写着“圣贤治国，忠义传家”，我想这应该是应氏的族训。村内有很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，在用料、结构、雕刻、布局等方面很有特点，反映了当地百姓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情趣。

在一个祠堂门口，我看到“桂馨堂”的牌子，门面已辟为理发店和储蓄所，因为是周末，没有开门，很是冷清。有个老人路过，我询问情况，老人很热心，带我走到北边的侧门。门没锁，推开，里面有点破败，但仿佛吹开了历史的风尘，触摸到了一些脉路。这是应家祠堂，保存还算完好。

老人叫应国祯，今年75岁，上过几年学，跟我讲了很多应家先人的故事。应家家谱是按照“钦安时美，圣忠义成”八个字来按辈排名，他在家谱里的名字是应圣祥。他的伯父应梅圃（也名美布）是村里第一位大学生，毕业于上海的“南洋公学”，毕业后在宁波省立第四中学（今宁波中学）教过书，后来去日本留学，和鲁迅先生有旧，在国民政府里任过职。清末和民国时期，村中名人辈出，其中应启霖是钟表老字号“亨得利”的创始人，辉煌时在全国各地开有64家分号。

在这座祠堂里，村人应维青于光绪年间创办过愈愚国民学校，是新式学堂。而在祠堂南侧，旅沪的村人应文生与其儿子应桂馨，花费5万银圆，创办了崇义学堂，后来这里成了最初的蜜岩小学。应桂馨的次子应祖禄，将学堂朝南9间洋房赠予蜜岩小学，扩大了学校的面积，后学校改名为蜜岩乡中心小学。就是如今西侧中间的这二层小楼，成了区级文保点。这里还先后办过五七干校、速成识字班（扫盲班），也当过鄞县二中的分部，四明职高也在这里办过学。

柱子用的青砖保存完好，上面刻有“洽兴”字样。在院内还看到一块碑，是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当时鄞县县长陈宝麟所立，碑上的字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。如今这里成了村老年协会的场所，两位老人给我介绍情况，他俩都已80多岁了，就在这里上的学。其中一位老人指着中西合璧的门楼说，以前上面有蜂巢和鱼的浮雕。这是有典故的，蜜岩村流传着一句话：“上有千斤蜜，下有万斤鱼”，说的是万安古桥附近的岩石上有很多野蜂巢，蜂蜜很多，这是蜜岩村名的由来。蜂蜜多时会顺着岩缝往下流，滴到山脚的清潭中、礁石上。潭中有一种罕见的蜜光鱼，会跃出水面，跳到礁石上吞食蜂蜜，阳光下，鱼鳞闪闪发光。

稍年长些的老人叫应忠星，今年88岁，陪我看了很多古建筑。



魏镇堂附近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子，石基砖墙，古朴依旧

其父圣字辈，叫圣歌，祖父名为美亿，曾祖称云衢先生，是个富商。曾祖的坟墓已毁，但老人把坟碑保留了下来，就放在崇义学堂的院子里。他家祖上原很富裕，到了祖父那代，因为吸食鸦片，家境败落了。祖上有三个儿子，分别造了三座宅子，大房是“安贞吉”，“安贞吉”三字源于《易经》，意为平安、坚固、吉祥。这个宅子的门楼保存完好，门头上的三个字还清晰可辨。二房就是应忠星这一支，门头原有“待诏新”三字，早先有三进房子，可惜部分毁于火灾中。三房的建筑也保存得不错，门头上写有“望三益”，“三益”一语出自《论语·季氏篇》。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三座宅宅既各自独立，又通过走廊和院门连在一起，可以相互照应。

探访一个古村，走入一段历史，感受温情，可慰乡愁。

甬城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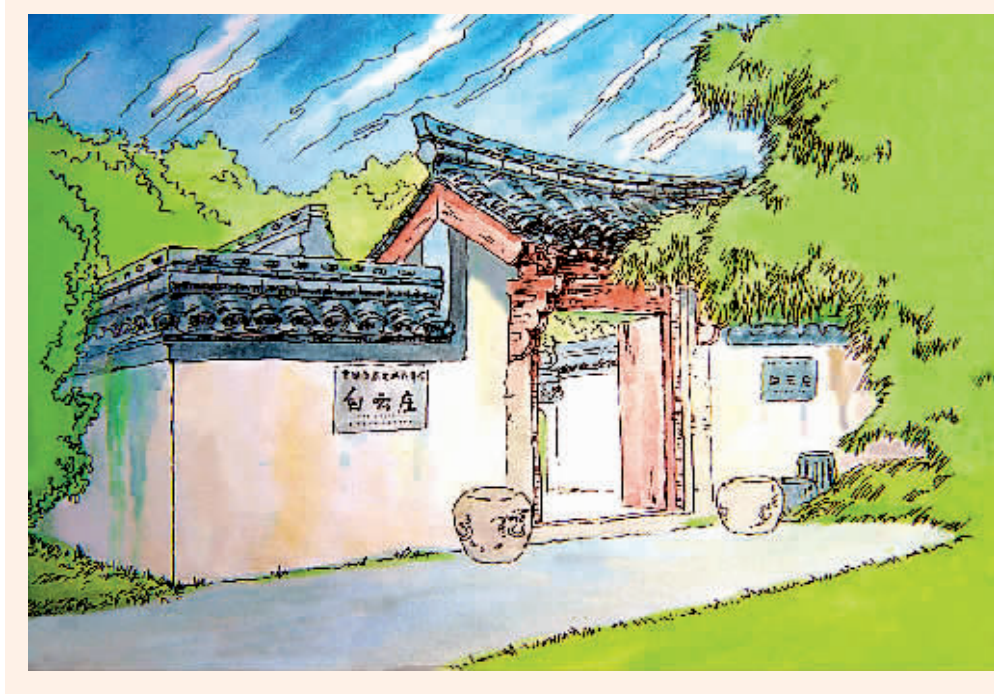
白云庄

白云庄创建于明末清初，是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所创“甬上证人书院”的讲学处。白云庄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祠堂，后因其子万斯选著《白云集》，世称“白云先生”，故名。清末书院及白云庄均已圮废，1934年邑人杨貽诚重建。

白云庄建筑面积650平方米，内有“黄宗羲生平事迹陈列室”“浙东学派主要人物及其影响陈列室”以及万邦孚和万斯选之墓。

2006年5月25日，白云庄作为明至民国时期古建筑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

(丁安 绘)



王剑峰和他的飞车走壁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现在很多人已不知道王剑峰，就是知道“飞车走壁”的也越来越少。

王剑峰祖籍苏北盐城，1931年9月生于宁波，故其又被称为“小宁波”。他从小跟随父亲王实春、伯父王逢春学习祖传的马戏杂技和医术，年轻时就有医治通痛之技术、闯荡江湖之胆魄、翻滚杂耍之身手。1952年来到慈溪，以行医居主。1954年迁到浒山北门街居住，成了我家的街坊邻居。小时候我经常看他聚集一批“爱动作”的年轻人，翻跟斗、竖蜻蜓、扯铃、耍坛子、转盆子、走钢丝，扯然是一个杂技队。在我幼小的我心中，他是位了不起的英雄。1958年，不甘平庸的王剑峰，在杭州王富根的发启下，搞起了飞车走壁。

飞车走壁是一项高风险的杂技项目，它的基本设备是一只巨大的直立木板桶（其实称“桶”，把它说小了），桶矗立的外壁与地面水平线约成80°夹角。表演者驾自行车、摩托车甚至汽车在桶内壁自上而下高速地螺旋式上升，足够的离心力使车辆沿桶壁凌空盘旋，驾车同时，演员还配以惊险动作。观众高坐在桶沿口搭设的架子上，往下看桶内的表演。该项表演的危险在于：若驾车者稍有不慎，会连车带人从桶壁上高高坠落，以致车毁人亡……这是性命交关的当行，难怪又被称为“死亡飞车”，只有像王剑峰那样有胆略的人，才敢“吃这口饭”。

27岁的王剑峰借了3000元

钱，步入了充满险境的生涯。起始时简陋的小木桶暂搭在我家屋后的道地里，一个人勤学苦练。我好奇地去看几次，但始终只能在桶外探听，不得入内。一只用新杉木板围成的毛坯桶，外面用三道铁圈箍住。自行车在内壁上骑行时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铁件摩擦声和“腾腾咚咚”的轮胎摩擦声，让我难以静心做作业。我实在想钻到桶内看看个究竟。

王剑峰在西门板桥头首场演出成功以后，重建大桶正式公演，接着组团周游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出。巡演的城市多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一带，演出场场成功，王剑峰一时声名大噪。

王剑峰也几次移师回家乡，给父老乡亲们作汇报演出。记得在当时浒山的“二小”操场、板桥头菜场和刚记四房道地分别演出过。

演出盛况空前。场地四周彩旗飘扬，街口悬挂着大幅广告，售票

处张贴着精彩的剧照，高音喇叭不时传出动听的乐曲和节目解说词，整个浒山之震动。此时的桶已由起初的3—4米高增至8米，直径增大至15米，桶身油漆一新，一场演出能容纳三四百名观众。金属支架结实、整齐而漂亮，攒尖式布制的天棚高高地撑罩在桶口上。此时全团已发展到14人，装备亦威风凛凛，两辆乡人从未见过的摩托车在桶壁上旋转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五六辆优质自行车闪闪发光。男女演员个个神采奕奕，原本高大英俊的王剑峰，出场时蓄着八字胡子，更显得潇洒倜傥。此时花式节目也多至十几套，高难度的著名节目有双放手折龙头走壁、双人同时走壁、高举红旗走壁、立式飘彩带走壁、摩托车上站立走壁等。还有别人不敢搞的“串刀门”“串火门”。作为主演的王剑峰，在高难度节目中每每带头上场，他时而双手离把表演各种动作，还拆下自行车龙头

搁在脖子上；时而俯冲升降上下翻腾，如波浪翻腾；时而越过警戒红线从我们的鼻子边擦过；时而站立自行车上，双手高举红飘面向观众招手。全场观众也时而屏住呼吸、鸦雀无声，时而释然舒气、掌声雷动。接近尾声时再来个压台戏：全班人马齐上场，王剑峰骑全镀银摩托车在最上层作为领头羊，其内侄陈百助、妹妹王玲等骑漂亮的进口自行车在中层作为主力，其夫人陈小菊等在下层，6车并行，真是“大满贯”。所有观众起立沿着桶口喝彩欢呼。

1961年，当王剑峰的事业蒸蒸日上时，从外地飘来了他出事故的不幸传闻，甚至说他摔死了……

就在这年秋天，我正在大门口玩时，突然看到王剑峰从北门街口向家中走来。他西装革履，风度依旧，两个助手拎着大公文包跟随左右。真让我傻了眼！显然传闻不攻自破。然而后来我才知道，传闻并非空穴来风：王剑峰在浙江长兴演出时，由于大批观众擅自翻越栏杆爬上观台，以致观台大大超载，桶台倒塌，观众摔伤20多人。

就这样，停飞后的王剑峰又操起伤科旧业。王剑峰虽然桀骜，却为人正直厚道，他救死扶伤、乐善好施，在百姓中有较好口碑。如沧田、泗门曾有农民从高处摔下致伤，他看到人家经济困难，就免费施医。有时我们邻居遇到小痛小伤求诊于他，他也总是不肯收钱。王剑峰曾两度当选为县人民代表，早些年有人请他重新“出山”，但他已是花甲之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感慨的是，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，其已半身不遂。2002年王剑峰离世，享年71岁。



飞车走壁场馆



晚年的王剑峰